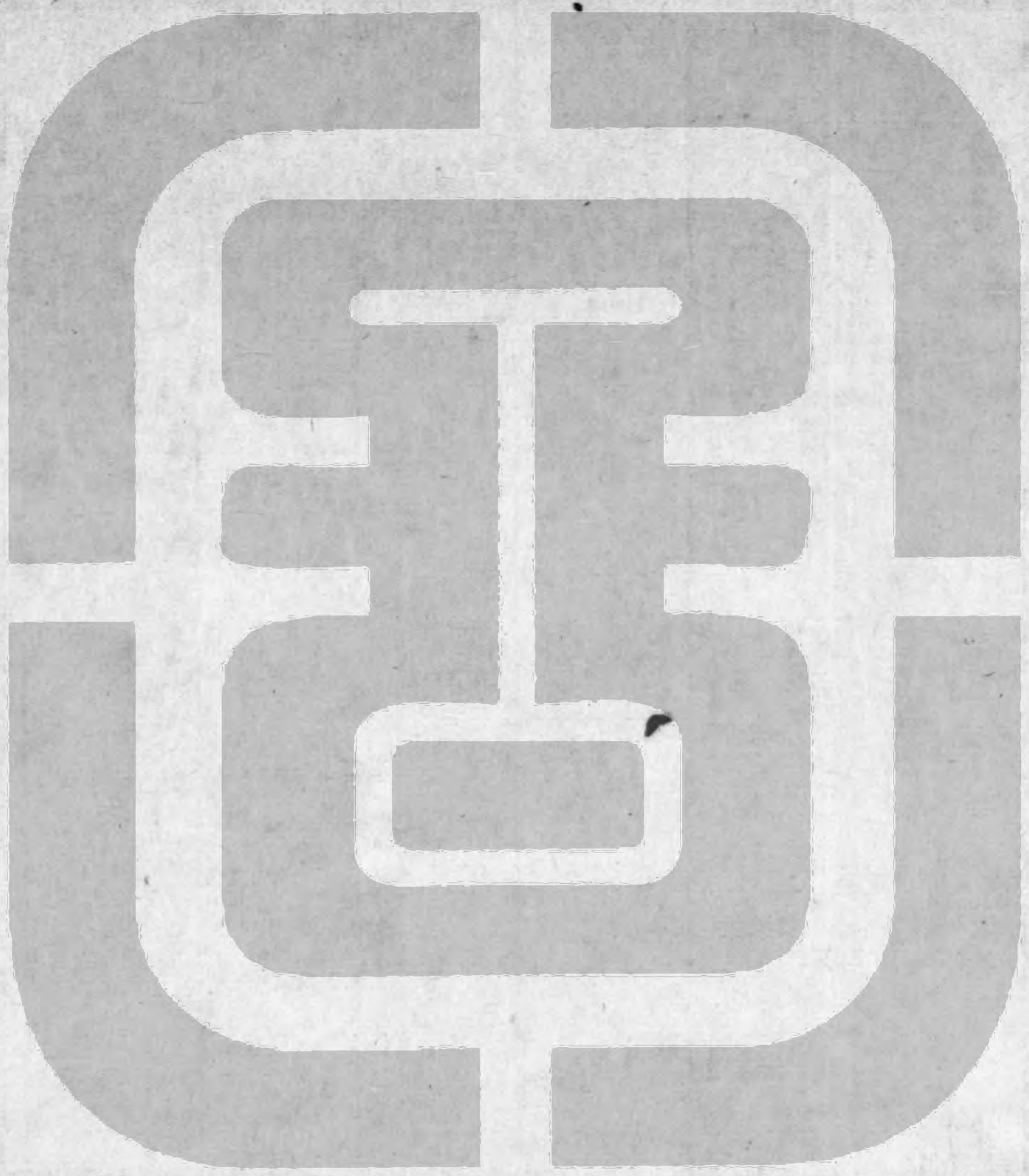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文苑上

孔紹安　袁朗　賀德仁
庾抱　蔡允恭　鄭世翼
謝偃　崔信明　張蘊古
劉祥道　張昌齡　崔行功
孟利貞　董思恭　元思敬
徐齊聃　杜易簡從祖弟審言
盧照隣　楊炯　王勃兄勮勔
駱賓王　鄧玄挺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楊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

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
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
是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
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為通論夫執鑒寫形持衡品物
非伯樂不能分駑驥之狀非延陵不能別雅鄭之音若空混吹竽之
人即異聞韶之歎近代唯沈隱侯斟酌二南剖陳三變攄雲淵之抑
揚振潘陸之風徽俾律呂和諧宮商靡洽不獨子建總建安之覇客
兒擅江左之雄爰及我朝挺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撟擾飾青帛
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虵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
足以綿俗經邦豈止雕章縟句訓詁金奏詞炳丹青故卞觀之風同
乎三代高宗天后友重詳延天子賦橫汾之詩臣下繼柏梁之奏魏
魏齊齊煒燁燦古今如燕許之潤色干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賁
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肆業僉然自足天機秀絕若瓊芭澤
畔假淬磨孔璣翠羽　自成華彩致之文苑實煥綢圖其間爵位

高別為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覬懷才進悴之徒千古
見知於作者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之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詞知
名十三陳亡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古文集數十萬言外
兄虞世南歎異之紹新嘗謂世南曰本朝淪陷分從湮滅但見此第
竊謂家族不亡矣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志年之好時人稱為
孫孔紹安大業末為監祭御史時高祖為隋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
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
甚悅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兩匹錢米綿布等時夏侯端亦嘗
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
詩曰祇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尋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
文集五卷子禎高祖時為蘇州長史曹王明為刺史不循法度禎每
進諫明曰寡人天子之弟豈失於為王哉禎曰恩寵不可恃大王不
奉行國命恐今之榮位非大王所保獨不見淮南之事乎明不悅明

左右有侵暴下人者禎捕而杖殺之明後果坐法遷於黔中謂人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於此禎累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曰温子季翊早知名官至左補闕紹安孫若思若思孤毋褚氏親自教訓遂以學行知名年少時有人賫褚遂良書跡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書當今所重價比黄金何不總取若思曰若價比金寶此爲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明經舉累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置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尋遷給事中中宗即位敬暉桓彦範等知國政以若思多識故事所有改革大事及疑議多訪於若思再轉禮部侍郎出衛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以宗室爲之不爲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舉奏別駕李道欽犯狀請加鞫訊乃詔別駕於刺史致禮自若思始也俄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疋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袁朗雍州長安人陳尚書左僕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爲

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秘書郎甚爲尚書令江總所重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爲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歷太子洗馬德教殿學士遷秘書丞陳亡仕隋爲尚書儀曹郎武德初授齊王文學祠部郎中封汝南縣男再轉給事中貞觀初卒官太宗爲之廢朝一日謂高士廉曰袁朗在任雖近然其性謹厚特使人傷惜因勑給其喪事并存問妻子有文集十四卷從父弟承序陳尚書僕射憲之子武德中齊王元吉聞其名召爲學士府廢累轉建昌令在任清静士吏懷之高宗在藩太宗選學行之士爲其僚屬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梁陳名臣有誰可稱復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因言隋師入陳百司奔散莫有留者唯袁憲獨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將受隋禪郡僚袁請勸進憲子給事中承家托疾獨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貞雅操寔繼先風由是召守晉王友仍令侍讀加授弘文館學士未幾卒朗從祖弟利貞

陳中書令敬之孫也高宗時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永隆二年王立爲皇太子百官上禮高宗將會百官及命婦於宣政殿并設九部伎及散樂利貞上疏諫曰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思和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輒陳狂瞽帝納其言即令移於麟德殿至會日酒酣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賜何以奬勸賜物百段俄遷祠部員外郎卒中宗即位以侍讀恩追贈秘書少監朗十三代祖漢司徒滂滂生魏國郎中御史大夫渙渙生晉尚書準準生東晉右將軍豫章太守沖沖生司徒從事中郎毓毓生瑯琊內史賁賁生丹陽尹宋公長史豹豹生宋吳郡太守洵累代有高名重位前史有傳五代叔祖宋太尉淑高祖父左僕射雍州刺史顗高祖司空祭昔死國難曾祖梁中書監司空穆公昂仕齊爲吳興太守及梁高祖禪齊久辭朝命父樞收公憲仕陳皆爲陳僕射收祖敬中書令及陳亡憲冒難扶護後主朗自以中外人物爲海內冠族雖瑯琊王氏繼有台鼎而歷朝首爲佐命鄙之不以爲伍朗孫誼又虞世南外孫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張沛通謁沛即侍中文瓘之子誼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冒天下甲門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尚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兄弟八人時人方之荀氏陳鄱陽王伯仙爲會稽太守改其所居甘滂里爲高陽里德仁事陳至吳興干戈入隋僕射楊素薦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及煬帝即位豫章王改封齊王又授齊王府屬及齊王獲譴府僚皆被誅責

崔德仁以忠謹免罪出補河東郡司法素與隱太子善及高祖平京師隱太子封隴西公用德仁爲隴西公友尋遷太子中舍人以衰老不習吏事轉太子洗馬時蕭德言亦爲洗馬陳子良約右衛率府長史皆爲東宮學士貞觀初德仁轉趙王友無幾卒年七十餘有文集二十卷德仁弟子紀鼓亦以博學知名高宗時紀官至太子洗馬修五禮鼓至率更令兼太子侍讀兄弟並爲崇賢館學士學者榮之

庾抱潤州江寧人也其先自潁川徙家焉祖衆陳御史中丞父超南平王記室抱開皇中爲延州參軍事後累歲調吏部尚書牛弘知其有學術給筆札令日直掖翰便執弘甚奇之後補元德太子學士禮賜甚優會皇孫載誕太子宴賓客抱於坐中獻嫡皇孫頌深被嗟賞後爲越嶲主簿稱病不行義寧中隱太子弘引爲隴西公府記室時軍國多務公府文檄皆出於抱梁尚書儀曹郎父大業後梁左民尚書蔡允恭荆州江陵人也祖黙梁尚書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爲恥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內史舍人更令入內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踈絶江都之難允恭從宇文化及西上沒於竇建德及平東夏太宗引爲秦府參軍兼文學館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尋致仕卒于家有集十卷又撰後梁春秋十卷

鄭世翼鄭州滎陽人也世爲著姓祖敬德周儀同大將軍父機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歷萬年永楊州録事參軍數以言辭忤物稱爲輕薄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淩轢世翼遍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百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對擁檝而去世翼貞觀中坐怨謗配流嶲州卒文集多遺失撰交遊傳頗行於時

謝偃衛縣人也本姓直勒氏祖孝政北齊散騎常侍改姓謝氏偃仕隋爲散從正員外貞觀初應詔對策及第歷高陵主簿十一年駕幸東都穀洛泛溢洛陽宮詔求直諫之士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

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拜魏王府功曹優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匪宇文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優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綵數十匹優又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曰臣聞理忘亂安忘危失此四者人君莫不皆然是以夏桀以瑤堂璇室爲麗而不悟鳴條南巢之禍殷辛以象箸玉杯爲華不知牧野白旗之敗故當其盛也謂四海爲已力及其衰焉乃匹夫之不制當其信也謂天下爲無危及其疑也則顧眄皆讐敵是知必有其德則誠結戎夷化行荒裔苟失其度則變生骨肉釁起腹心矣是以爲人主者不可忘初處殿堂則思前王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今已之所以貴巡府庫則思今已之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爲已之始見名將則思其用力之已初苟弗忘舊則人無易心則何患乎天下之不化故旦行之則爲堯舜暮失之則爲桀紂豈異人哉其詞曰周墳籍以遷觀總宇宙而一窺結繩往而莫紀書契崇而可知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恒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守約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賢是授惟人斯恤則三皇不足六五帝不足十若夫恃聖驕力狼亟傾強忠良是棄諂佞斯邇崇墓以造天穿深池以絕壤厚賦重斂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在危所恃居安勿忘功臣無逐故人無放故者亡逐功者喪四海岌岌九土漫漫覆之甚易存之實難是以一人有悅萬國同歡一人失所兆庶俱殘苦則隆冬可熱怒則盛夏成寒一動而八表亂一言而天下安舉君過者曰忠述主美者爲佞苟承顏以順旨必蔽視而稱聖故使曲者亂直邪者疑正改華服以就胡變雅音而入鄭雖往古之軌躅亦當今之龜鏡崔萬龍殿赫奕鳳門苞四海以稱主冠天下而獨尊既凡且陋姊月亦父乾而毋坤視則金翠溢目聽則絲竹盈耳信賞罰之在躬豈榮辱之由已語義皇而易匹言堯舜之可擬驕志自壯而生侈心因茲而起常懼覆而懼亡必思足而思止勿忘潛龍之初當懷布衣之始在位稱寶居器曰神鐘鼓庭設王帛階陳得必有失必有因一替一立或周或秦既承前

代當思後人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時李百藥工為五言詩而偃
善作賦時人稱為李詩謝賦焉十七年府廢出為潭令卒文集十
卷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也後舉仕兵尚書光伯寶孫也祖紹北海郡守
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
于庭樹鼓翼齊鳴聲清宛亮隋大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
五月為火火為離離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
鳴此兒必文藻煥爛聲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祿位不高及長博
聞強記下筆成章鄉人高孝基有知人之鑒每謂人曰崔信明才學
富贍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逮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
欲引用之信明族弟敬素為建德鴻臚卿說信明曰隋主無道天下
鼎沸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兄遁跡下僚不被收用豫讓所以不報忘
中行紙以忠人遇我者也夏王英武有備吞天下之心十女然身而
至者不可稱數此時不立功立事豈是見幾而作者乎信明曰昔申
胥海畔漁者尚能固其節甘終不能屈身偽主求斗筲之職遂踰城
而遁隱於太行山貞觀六年應詔舉授興世丞遷秦川令卒信明頗
寡傲自伐常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於其門
族輕侮四海士望由是為世所譏子冬日則天時為黃門侍郎被酷
吏所殺

張蘊古相州洹水人也性聰敏博涉書傳善綴文能背碑覆局尤曉
時務為州閭所稱自幽州總管府記室直中書省太宗初即位上大
寶箴以諷其詞曰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為君實難宅普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和其所唱是故虓懼之心日
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極
溺亨屯歸過於己推恩於民大明無偏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佚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
而入蹕四時同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
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生哀欲不可

縱縱欲成灾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葺而瑩
室羅八品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仄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之貨侈亡國之聲淫勿謂我尊而傲賢侮士勿謂我智
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內荒伐人情外荒
而拒諫矜已聞之夏王擾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友側如
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惟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
用周文小心詩云不識不知書曰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胷臆思好惡
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恢而後命賞弱其強而治其亂申其屈而
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數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
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晃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瑱纊塞耳而聽於無
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扣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
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清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
物無爲而受成豈知帝有其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

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宥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仝
鑒窮神盡聖使文以心應言與行苞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
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唯人所召自天祐
之爭臣司直敢告前疑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
孝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妖譫以束帛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
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譫古宅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其刺史
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
太宗尋悔因發制凡決死者令所司五覆奏自譫古始也
劉黑闥之後魏臨淮鎮將黑闥之以有學業與隋
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友武德中御史大夫杜淹
表薦之再遷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累轉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
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楊仁卿等撰成國史及實錄奏上之封
陽城縣男尋以老不堪著述出爲楚州刺史卒弟子延祐弱冠本州
舉進士累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爲幾邑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

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爲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名莫能決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五品官者斬六品者流延祐以爲諸非元謀迫脅從盜則實極刑事涉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已下俱除名而已其得全濟者甚衆出爲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嶺南俚戶舊輸半課及延祐到遂勒全輸由是其下皆怨謀欲將叛延祐乃誅其首惡李嗣仙垂拱三年嗣仙黨與丁建李思慎等遂率衆圍安南府時城中勝兵不過數百乃禁門堅守以候境之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災樂禍欲因危立功遂按兵縱敵使其爲害滋甚延祐遂爲思慎所害其後桂州司馬曹玄靜率兵討思慎等擒之盡斬於安南城下徼之從父兄子藏器亦有詞學官至宋州司馬藏器子知柔開元初爲工部尚書知柔弟知幾避玄宗名改之玄自有傳

張昌齡異州南宮人弱冠以文詞知名本州欲以秀才舉之昌齡時廢此科乃文固辭乃充進士貢舉及第貞觀二十一年翠微宮成詔關獻頌太宗召見試作息兵詔草俄頃而就太宗甚悅因謂之曰昔禰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減二賢宜追鑒前轍以副吾所取也乃敕於通事舍人秉供奉尋爲崑山道行軍記室破盧明月平龜茲軍書露布皆昌齡之文也再轉長安尉出爲襄州司戶丁憂去官後賀蘭敏之奉引於北門脩撰尋又罷去乾封元年卒文集二十卷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北齊鉅鹿太守伯讓曾孫也自博陵徙家焉行功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煎通事舍人內奉坐事貶爲游安令尋徵爲司文郎中當時朝廷大手筆多是行功及蘭臺侍郎李懷儼之詞先是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進內貯庫別置讎校二十人書手一百人徵改職之後令虞世南顏師

古等續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未畢顯慶中罷讐校及御書手令工書人繕寫計直酬傭擇散官隨番讐校其後又詔東臺侍郎趙仁本東臺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等相次充使檢校又置詳正學士以校理之功仍專知御集遷蘭臺侍郎咸亨中官名復舊改爲秘書少監上元元年卒官有集六十卷兄子玄暐別有傳行功前後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同時又有孟利貞董思恭元思敬等並以文藻知名孟利貞者華州華陰人也父神慶高宗初爲沁州刺史以清介著名利貞初爲太子司議郎中宗在東宮深懼之受詔與少師許敬宗崇賢館學士郭瑜顧胤董思恭等撰瑤山玉彩五百卷龍朔二年奏上之高宗稱善加級賜物有差利貞累轉著作郎加弘文館學士垂拱初卒文撰續文選十三卷兄允中垂拱中爲天官侍郎

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爲時人所重初爲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

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

於世

徐齊聃湖州長城人也父孝德以女爲才人官至果州刺史齊聃少善屬文高宗時累遷蘭臺舍人時勑令有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聃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唯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園綺寤寐應劉階閫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氐裔之子解辮而侍春闈昌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聃又嘗上奏曰齊獻公郎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脩崇而齊獻公廟遽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齊聃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勑間日來往焉以漏泄機密左授蘇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咸亨中卒年四十餘睿宗即位追録舊恩累贈禮部尚書子堅別有傳

杜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叔毘曾孫也九歲能屬文及長博學有高名姨兄中書令岑文本甚推重之登進士舉累轉殿中侍御史咸亨中爲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叶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爲開州司馬尋卒易簡頗善著述撰御史臺雜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於代易簡從祖弟審言

審言進士舉初爲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爲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冷誕如此累轉洛陽丞坐事貶授吉州司戶參軍又與州僚不叶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并亦重等府中酷讌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死而并亦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此審言因此免官還東都自爲文祭并士友咸哀并孝烈蘇頲爲墓誌銘亢濟爲祭文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令作歡喜詩甚見嘉賞拜著作佐郎俄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與張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嶺外尋召授國子監主簿加脩文館直學士年六十餘卒有文集十卷次子閑閑子甫別有傳

盧照隣字昇之幽州范陽人也年十餘歲就曹憲王義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學善屬文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愛重之曾謂群官曰此郎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隣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訣別遂自投潁水而死時年四十文集二十卷兄光乘亦知名長書中爲隴州刺史

楊炯華陰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官至右衛將軍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神童舉拜校書郎爲崇文館學士儀鳳中太常博士蘇知幾上表

以公卿已下冕服請別立節文勑下有司詳議烱獻議曰古者太昊庖羲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之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大澤霑下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殺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雉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能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治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刺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深況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岳瀆之神也武雉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五祀之神也社稷粉米由之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群小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理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知幾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至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是無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彈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鑿東觀之鉛黃未可紀其名實固不

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
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鸞鳳八章三公服之者鸞者太平之瑞
也非三公之德也適可辨祥刑之職也熊者猛戰也
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蒂倒茄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
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
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
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
稱躡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變周公之軌物政宣
尼之法度者哉由是竟寢知幾所請燔俄遷禮事司直則天初坐從
祖弟神讓犯逆左轉梓州司法參軍秩滿選授盈川令如意元年七

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寮觀之燔獻
盂蘭盆賦詞甚雅麗燔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撾殺之又
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牓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無何卒
官中宗即位以詹事追贈著作郎文集二十卷燔與王勃盧照隣駱
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燔聞之謂人曰
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
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燔
與照隣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
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耻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譙也開元中
說爲集賢大學士十餘年常與學士徐堅論近代文士悲其泯喪堅
曰李趙公崔文公之筆術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
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峰絶岸壁立
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
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閻後進

詞人之優劣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
景先之文如豐肌膩體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
輕縠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遷幅王翰之文如瑠杯玉斝雖爛然可
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爲然虞威子德幹高宗末歷澤齊亦相四州刺
史治有威名郡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逢楊德幹子神讓天授
初與徐敬業於楊州謀叛父子伏誅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
著書講學爲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
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楊雄法言例爲客主對荅之說號曰中
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二
子福時福郊勃六歲解屬文構思無滯詞情英邁與兄劻劻才藻相
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年未及冠應幽素舉
及第乾封初詣闕上宸遊東岳頌時東都造乾元殿又上乾元殿頌
沛王賢聞其名召爲沛府修撰甚愛重之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

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構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
府久之補虢州參軍勃恃才傲物爲同僚所嫉有官奴曹達犯罪勃
匿之又懼事洩乃殺達以塞口事發當誅會赦除名時勃父福時爲
雍州司戶參軍坐勃左遷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
中爲採蓮賦以見意其辭甚美渡南海隨水而卒時年二十八勃弱
冠進士登第累除太子典膳丞長壽中擢爲鳳閣舍人時壽春王成
器衡陽王成義等五王初出閤同日授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
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相相顧失色勃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
占分爲一時俱畢詞理典贍人皆歎服壽尤弘文館學士燕知天官
侍郎勃頗任權勢交結非類萬歲通天二年綦連耀謀逆事泄勃坐
與耀善并弟勮並伏誅勮初有詔追復勃勮官至涇州刺史神龍初有詔追復勃勮
官位福時天后朝以子貴累轉澤州長史卒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
選有知人之鑒見勃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李敬
玄尤重楊炯盧照隣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貴行儉曰士之致

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
楊子沉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爲幸果如其言勃文章邁捷下筆則
成尤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及次論等書數部勃亡後並多遺失
有文集三十卷勃聰警絶衆於推步曆筭尤精嘗作大唐千歲曆言
唐德靈長千年合承周隋短祚其論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
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
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曆之
數也自黃帝至漢並是五運真主五行已遍土運復歸唐德承之宜
矣魏晉至于周隋咸非正統五行之珍氣也故不可承之大幸如此
駱賓王婺州義烏人少善屬文尤妙於五言詩常作帝京篇當時以
爲絶唱然落魄無行好與博徒遊高宗末爲長安主簿坐贓左遷臨
海丞快快失志棄官而去文明中與徐敬業於揚州作亂敬業軍中
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敬業敗伏誅文多散失則天素重其文遺使求
之有兗州人郗雲卿集成十卷盛傳於世

鄧玄挺雍州藍田人少善屬文累遷左史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頴上
令有善政璽書勞問累授中書舍人性俊辨機捷過人每有潮謁朝
廷稱爲口實則天臨朝遷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又患
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渴爲牓於衢路自有唐已來掌選之失未有
如玄挺者坐此左遷澧州刺史在州復以善政聞遷晉州刺史召拜
麟臺少監重爲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玄挺女爲道王子諲妻又
與蔣王子煒相善諲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
欲作急計如何玄挺雖皆不荅而以不告永昌元年得罪下獄死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上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文苑中
郭正一
胡楚賓
劉允濟
貝半千丘悅附
沈佺期弟全交附
宋之問弟之悌之遜附
王無兢
尹元凱
許景先
席豫徐安貞附
元萬頃沈佺期宋之問劉希夷附
喬知之弟倫備附
富嘉謨吳少微附
劉憲父思立子適司馬鍠梁載言附
陳子昂閭丘均附
閻朝隱
李適
賈曾
賀知章
齊澣

王澣

孫逖子宿絳成　宿子公崇　公崇子簡　簡

李邕

郭正一定州彭城人貞觀中舉進士累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二年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與魏玄同郭待舉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以平章事為名自正一等始也永淳二年正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則天臨朝轉國子祭酒罷知政事尋出為晉州刺史入為麟臺監又檢校陝州刺史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流配嶺南而死家口籍沒文集多遺失先是儀鳳中吐蕃入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十八萬與蕃將倫欽陵戰于青海王師大敗審禮沒于陣高宗駭然乃召侍臣問以禦戎之策正一對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擾伺國用豐足人心叶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劉齊賢皇甫文亮等亦以為嚴守為便

正一才略率多此類

元萬頃洛陽人後魏景穆皇帝之胤祖白澤武德中總管萬頃善屬文起家拜通事舍人乾封中從英國公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總管記室別帥馮本以大軍援裨將郭待封舩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贈勣勣不達其意大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為必斬之萬頃以為解釋之乃止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後會赦得還拜著作郎時天后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西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前後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凡千餘卷朝廷疑議及百司表疏皆密令萬頃等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然性疎曠不拘細節無儒者之風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拜鳳閣侍郎萬頃素與徐敬業兄弟友善永昌元年為酷吏所陷配流嶺南而死

時神客楚賓已卒履冰思莊相次爲酷吏所殺

范履冰者懷州河内人自周王府戶曹召入禁中凡二十餘年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尋遷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載初元年坐菅舉犯逆者被殺

苗神客者滄州東光人官至著作郎

周思茂者貝州漳南人少與弟思鈞俱早知名自右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中嘗蒙親謁至於政事損益多參預焉遷麟臺少監兼文館學士垂拱四年下獄死

胡楚賓者宣州秋浦人屬文敏速每飲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詔得賜又出然性慎密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自殷王文學拜右史崇賢直學士而卒

喬知之同州馮翊人也父師望尚高祖女盧陵公主拜駙馬都尉官至同州刺史知之與弟侃備並以文詞知名各知之尤稱俊才所作篇詠時人多諷誦之則天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寄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侃開元初爲兗州都督備預脩三教珠英長安中卒於襄陽令時又有汝州人劉希夷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脩爲妄人所殺

劉允濟洛州鞏人其先自沛國徙焉南齊彭城郡丞虬六代孫也少孤事母甚謹博學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弱冠本州舉進士累除著作佐郎允濟嘗採摭魯衰公後十二代至于戰國遺事撰魯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其甚嘉歎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天授中爲來俊臣所構當坐死以其母老特許終其餘年仍留繫獄久之會赦免貶授大庾尉長安中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未幾擢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款狎左授青州長史爲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尋丁母憂服闋而卒

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
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
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富吳體嘉謨作雙
龍泉頌千蠋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并州長
史張仁亶待以殊禮坐必同榻嘉謨後爲壽安尉預修三教珠英中
興初爲左臺監察御史卒有文集五卷少微亦舉進士累至晉陽尉
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韋嗣立稱薦拜右臺監察御史以病聞嘉謨
死哭而賦詩辭亦卒有文集五卷嘉謨與少微在晉陽魏郡谷倚爲
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倚後流寓客死文章
遺失微子華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貞半千本名餘慶晉州臨汾人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學士王
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
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制服喪畢而去上元初應入科師舉授武
陟尉屬頻歲旱饑勸縣令賑貸餧子艮開倉以賑貧餧子艮不從會子艮

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饑人懷州刺史韋弇大驚因而按之時
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
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尋又應賢良舉高宗御武成殿召
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各何謂也半千越次而
進曰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
偏伍彌縫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
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
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甚
嗟賞之及對策擢爲上第垂拱中累補左衛胄曹仍充宣慰吐蕃使
及引辭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
煩卿宜習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嗣聖元年半千爲左衛長史與鳳
閣舍人王處知天官侍郎　石抱忠並爲弘文館直學士仍與著作
佐郎路敬淳分日於顯福門待制半千因撰明堂新禮三卷上之則
天封中嶽半千又撰封禪四壇碑十二首以進則天稱善前後賜綵

千餘匹長安中五遷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古無其事文授斯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也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預脩三教珠英中宗時為濠州刺史睿宗即位徵拜太子右諭德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平原郡公開元二年卒文集多遺失半千同時學士丘悅

丘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傳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於時

劉憲宋州寧陵人也父思立高宗時為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蠭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勑使撫巡人皆疎林忘其家業竊此天恩踊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衆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費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簿書本欲安存邦成煩擾又無驛之處其馬稍難簡擇公私須預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難廢須史即屬歲計每為一

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後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尋卒官憲弱冠舉進士累除冬官員外郎天授中受詔推按來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繩之及為俊臣所構貶鄰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擢憲為給事中尋轉鳳閣舍人神龍初坐嘗為張易之所引自吏部侍郎出為渝州刺史俄復入為太僕少卿兼脩國史加脩文館學士景雲初三遷太子詹事玄宗在東宮監意經籍憲因上啓曰自古及今儲貳皆重于學至于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蓋資略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荅庶寮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召問以察其言幸甚玄宗甚嘉納之明年憲卒贈兗州都督有集三十卷初則天時勑吏部糊名考選人判以求才產憲與王適司馬鍠梁載言相次判入第二等

王適幽州人官至雍州司功
司馬鍠洛州溫人也神龍中卒于黃門侍郎
采載言博州聊城人歷鳳閣舍人專知制誥撰具負故事十卷十道
志十六卷並傳於時中宗時為懷州刺史
沈佺期相州內黃人也進士舉長安中累遷通事舍人預脩三教珠
英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之作與宋之問齊名時人稱為沈宋再轉
考功員外郎坐贓配流嶺表神龍中授起居郎加脩文館直學士後
歷中書舍人太子詹事開元初卒有文集十卷弟全交及子亦以文
詞知名
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
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
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
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
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

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得非常之
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義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
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誚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
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
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
下乘羣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恂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
之望屬屬如也莫不奠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茲矣
況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輔宮闈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
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西京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
智者失圖廟堂未聞有骨鯁之謀朝廷多見有順從之議臣竊惑以
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毋鳳
抵灌龍北面乎堦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
顧萬死乞見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都咸
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取胡宛之利南

實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儲然後能
削平天下憚壓諸矣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
侵巴隴罷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羸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
弃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爲閼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
荒饉人被荐飢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
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膏原潤埜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
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性命天下幸
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
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責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
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
率疲獘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轉撲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
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艱苦儻不堪獘必有逋逃子來
之須將何以述之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審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四
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遠

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聖人包六
合爲宇歷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爲仁五帝爲聖雖周公
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
準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放稽山而永終豈其
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爲
美談帝王以爲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
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
竊爲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羣峰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
之故地連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
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況灋澗之中天地交會
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壁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馳崤澠據
關河之實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天人下和平恭已正南而已陛下
不思遷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寢焦原之險忘神
器之大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爲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

策采行路之謡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
不幸甚昔者平王遷都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
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爲始王漢書載爲代祖豈其不顧荐哉何聖賢
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
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
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
粟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爲大矣今欲捨而不顧皆以長驅
使有職驚陛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郟州之郊東犯
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遇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
深料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沉辜雖恨將
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臨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斯言豈徒設也伏願陛下念之則天召見高其對拜麟臺正字則天
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七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
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

審國其利害遂發梁扈巴蜒兵以狗之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
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爲盜今一
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
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搆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
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棄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英謀
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
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爲虓武之將屠十二萬衆於大
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爲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
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酋
一醜至今而關隴爲空今乃欲以李虎一爲將驅鎮頓之兵將襲吐
蕃臣竊憂之而爲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
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爲不兼賓不取蜀
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誘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
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

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賓邑滅至今蜀爲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猥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地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況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殺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姦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已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賊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爲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脆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爲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爲不出百年此其爲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爲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有廢安北扼單于棄龜茲放疎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課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況當今山東饑開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怨動情有不安今者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況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

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
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
徐元慶父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
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
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
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
昂爲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爲縣令段簡所辱子昂聞
之遽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
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黃門侍郎盧藏
用爲之序盛行於代子昂卒後益州成都人閭丘均亦以文章著稱
景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而公主被誅均坐貶爲
循州司倉卒有集十卷

宋之問虢州弘農人父令文有勇力而工書善屬文高宗時爲左驍
衛郎將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詩當時無能出其

石者初徵令與楊炯分直內教俄授洛州參軍累轉尚方監丞左奉
宸內供奉易之尤爭雅愛其才之問亦傾附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
從遊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天東方虬詩先成則天
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及易
之等敗左遷隴州參軍未幾逃還匿於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駙
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
等獲罪起之問爲鴻臚主簿由是深爲義士所譏景龍中再轉考功
員外郎時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薛稷杜
審言等首膺其選當時榮之及與舉引援後進多知名者尋轉越州
長史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
於徙所之問再被竄謫經途江嶺所有篇詠傳布遠近友人武平一
爲之纂集成十卷傳於代世人以之問父爲三絕之問以文詞知名
弟之悌有勇力之遜善書議者云各得父之一絕之悌開元中自右
羽林將軍出爲益州長史劒南節度兼採訪使尋遷太原尹

閻朝隱趙州樂城人也少弟仙舟俱知名朝隱文章雖無風雅之體善構奇甚為時人所賞累遷給事中預脩三教珠英張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隱及宋之問潛代為之聖曆二年則天不豫令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為犧牲請代上所告及將康復賜絹綵百匹金銀器十事俄轉麟臺少監易之伏誅坐徙嶺外尋召還先天中復為秘書少監又坐事貶為通州別駕卒官朝隱脩三教珠英時成均祭酒李嶠與張昌宗為修書使盡收天下文詞之士為學士預其列者有王無競李適尹元凱並知名於時自餘有事跡者各見其本傳

王無競者字仲烈其先郯琊人因官徙居東萊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孫父倫棣州司馬無競有文學初應下筆成章舉及第解褐授趙州樂城縣尉歷秘書省正字轉右武衛倉曹洛陽縣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為太子舍人神龍初坐訶詆權倖出為蘇州司馬及張易之等敗以嘗交往再貶嶺外卒於廣州年五十四

李適者雍州萬年人景龍中為中書舍人俄轉工部侍郎睿宗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祕徵至京師及還適贈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甚美當時朝廷之士無不屬和凡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敘之謂之白雲記頗傳於代尋卒

尹元凱者瀛州樂壽人初為磁州司倉坐事免乃棲遲山林不求仕進垂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特相友善徵拜右補闕卒於并州司馬

賈曾河南洛陽人也父言忠乾封中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及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門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侃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過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累轉

吏部員外郎坐事左遷邵州司馬卒曾少知名景雲中爲吏部員外
郎玄宗在東宮盛擇宮寮拜魯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頗遣使訪召女
樂命宮臣執辛更署閱樂多奏女妓曾啓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
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嬋鬟無豫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至於
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所以行我有由餘兵強國富
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餘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
良以婦人爲樂必務冶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効遙俗將成
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
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民心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啓
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閑宴私多豫後庭妓樂
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爲弊猶隱至於所司教習童示群寮慢妓遙聲
實虧膚化伏願下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幸更女樂並令禁斷
諸使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日新凡
在含生孰不忻戴太子手領荅曰比嘗聞公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
日好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
符本意俄特授曾中書舍人魯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
誥明年有事於南郊有司立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之位
魯奏議請於南郊坊設皇地祇及從祀等坐則禮得稽古義得緣情
睿宗令宰相及禮官詳議竟依魯所奏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魯父
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魯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魯乃
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曾後坐事貶
洋州刺史開元六年玄宗念舊特恩甄敘繼歷慶鄭等州刺史入拜
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十五年卒子至
至天寶末爲中書舍人祿山之亂從上皇幸蜀時肅宗即位於靈武
上皇遣至爲傳位冊文上皇覽之歎曰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
之先父所爲今朕以神器大寶付儲君卿又當演誥累朝盛典出卿
父子之手可謂難矣至伏於御前嗚咽感泣寶應二年爲尚書左丞
時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試其所

通之學送各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參議議者多與緒同至議曰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見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行也由詞以觀行則及詞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脩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出焉臣竊其甚君子竊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儒道不舉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聲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官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趨末術是誘導之差也所以祿山一呼四海震蕩思明再亂十年不復問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

請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弊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弊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用三代之舉終彼四百豈非學行道扇化行於鄉里哉自魏至隋僅四百載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幬生育合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從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今西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由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勸不其謬歟秖足以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議者然之宰臣等奏

以舉人舊業以成難於速改其令歲舉人望且依舊貫至所議來年
允之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
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永泰元年加集賢院待制大曆初改兵部侍
郎五年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卒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
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累
遷給事中開元初每年賜射節級賜物屬年儉甚費府庫景先奏曰
近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不存禮章多
闕宜貞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
以威邊耗國損人且為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
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蘩采蘋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
節諸侯則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
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
體有虧則絀其地是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之禮也大矣哉今則不
然衆官既多鴈鶩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
失三侯之禮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算無數近河南河北
水潦處多林胡小蕃見寇郊畺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將除兇未圖
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
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流離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
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恥慚考古循今
則為未可且禁衛武官隨番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
戎特習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由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幸甚自是乃
停賜射之禮俄轉中書舍人自開元初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
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
文雖無峻峰激流嶄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亦一時之秀
也十年夏伊汝泛溢漂損居人廬舍溺死者甚衆景先言於侍中源
乾曜曰災青所降必資脩德以禳之左傳所載降服出次即其事也誠
宜發德音遣大臣存問憂人罪己以荅天譴明公位存輔弼當發明

大體以啓沃明主不可緘默也乾曜然其言遷以聞奏乃下詔遣戶
部尚書陸象先往賑給窮乏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擇刺史之任必在
得人景先首中其選自吏部侍郎出爲虢州刺史後轉岐州入拜吏
部侍郎卒

賀知章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也少以文詞知名舉進
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又遷太常博士皆陸象先在中書引薦也開
元十年兵部尚書張說爲麗正殿脩書使奏請知章及秘書貟外監
徐監監察御史趙冬曦皆入書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累年書竟不
就後轉太常少卿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加集賢院學士又充皇太子
侍讀是歲玄宗封東嶽有詔應行從群臣並留於谷口上獨與宰臣
及升壇行事官登於嶽上齋宮之所初上以靈山清潔不欲喧繁召
知章講定儀註因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諸帝臣位帝號雖同而
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臣位於山下誠足垂範來葉
禮緯之大者也然禮成於三獻亞終合於一處上曰朕正欲如是
故問卿耳於是勑三獻於山上行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下壇行事
俄屬惠文太子薨有詔禮部選擇郎知章取捨非允爲門蔭子弟喧
訴盈庭知章於是以梯登墻首出決事時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
侍郎兼秘書監同正員依舊充集賢院學士俄遷太子賓客銀青光
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當時賢達皆傾慕之工
部尚書陸象先即知章之族姑子也與知章甚相親善象先常謂人
曰賀兄言論倜儻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閣都不思之一日
不見賀兄則鄙悋生矣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
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
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或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
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
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天寶三載知章因病恍惚
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爲觀上許之仍拜其子
典設郎曾爲會稽郡司馬仍令侍養御制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

就執別至鄉無幾壽終年八十六肅宗以侍讀之舊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器識夷淡襟懷和雅神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崗之良王故飛名仙省侍講龍樓常靜默以養閑因談諧而諷諫以暮齒辭祿再見款誠願追二老之蹤克遂四明之客允叶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衣而長往丹壑非昔人琴兩亡惟舊之懷有深追悼宜加縟禮式展哀榮可贈禮部尚書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楊州張若虛邠巨湖州包融俱以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齊融崑山令若虛兗州兵曹巨監察御史融遇張九齡引為懷州司戶集賢直學士數子人間往往傳其文獨知章最貴神龍中有尉氏李澄之善五言詩蹉跌不偶六十餘為宋州參軍卒

席豫襄陽人湖州刺史固七世孫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為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相次掌制誥皆有能名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

撫使兼鄭州刺史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前為考功職事修舉故有此授誥豫典選六年復有令譽天寶初改尚書左丞永壽檢校禮部中書封襄陽縣子玄宗幸溫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為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進實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況巨耶七載卒于位時年六十九疾篤謂其子曰吾亡三日斂斂訖即葬勿更久留貽公私之煩家無餘財可賣所居

耶備葬禮人嘉其達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為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

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以制科登第釋褐蒲州司法參軍景雲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

以為稱職開元中崇復用為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為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秘書監馬懷素右常侍元行沖受詔編次四庫羣書乃奏澣為編脩使改秘書少監尋丁憂免十二年出為汴州刺史河南汴為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為治民吏歌之中書令張說擇左右丞之才舉懷州刺史王丘為左丞以澣為右丞李元紘杜暹為相以開府廣平公宋璟為吏部尚書又用戶部侍郎蘇晉與澣為吏部侍郎當時以為高選時開府王毛仲寵幸用事與龍武將軍萬福順為姻親故北門官見毛仲奏請無不之允皆受毛仲之惠進退隨其指使澣惡之乘閒論之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婚姻小人寵極則姦生若不預圖恐後為患惟陛下思之況腹心之委何必毛仲而高力士小心謹慎又是閹官便於禁中驅使臣雖過言庶裨萬一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惟聖慮密之玄宗嘉其誠諭之曰卿且出朕知卿忠義徐俟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澣與察善出城餞之因語禁中諫語察性諄諧遽以澣語奏之玄宗怒令中書門下鞫問又召澣於內殿謂之曰卿向朕道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而翻告麻察是何密耶麻察輕險無行常遊太平之門此日之事卿豈不知耶澣免冠頓首謝罪乃貶高州良德丞又貶察為潯州皇德尉澣數年量移常州刺史二十五年遷潤州刺史充江南東道採訪處置使潤州北界隔吳江至瓜步尾紆匯六十里船繞瓜步多為風濤之所漂損澣乃移其漕路於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開伊婁河二十五里即達楊子縣自是免漂損之災歲減腳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收其課迄今利濟焉數年復為汴州刺史淮汴水運路自虹縣至臨淮一百五十里水流迅急舊用牛曳竹索上下流急難制澣乃奏自虹縣下開河三十餘里入于清河百餘里出清水又開河至淮陰縣北岸入淮免淮流湍險之害久之新河水復迅急又多僵石漕運難澄行旅弊之澣因高力士中助連為兩道採訪使遂興閘

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復勾剥貨財賂遺中貴物議薄之又納劉戒之女爲妾凌其正室專制家政李林甫惡之遣人捕掇其失會滌判官犯贓滌連坐遂廢歸田里天寶初起爲員外少詹事留司東都與滌皆朝廷舊德既廢居家巷每園林行樂則杖屨相過談讌終日林甫聞而患之欲離其勢五年用滌爲平陽太守卒於郡肅宗即位爲林甫所陷者皆得雪滌受褒贈

王滌幷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蒲酒爲事幷州長史張嘉貞奇其才禮接甚厚滌感之撰樂詞以敘情於席上自唱自舞神氣豪邁張說鎮幷州滌益至會說復知政事以滌爲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部員外擢多名馬家有妓樂滌發言立意自比王侯順指儕類人多嫉之說既罷相出滌爲汝州長史改舒州別駕至郡日聚英豪從禽擊鼓飲爲歡憙員文王祖詠杜華常在座於是貶道州司馬卒有文集十卷

高邑虞陵江都人父善賞受生選於同郡人曹憲後爲左侍極賀敏之所薦引爲崇賢館學士轉蘭臺郎敬之貶蓄坐配流嶺外會赦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爲業年老疾卒所注文擇六十卷大行於時邑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邑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邑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邑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言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邑曰不愿不狂其各不彰若平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邑上書諫曰蓋人有感一餐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禄而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群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妖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挠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胷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爲明證孔丘

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于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得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天理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以與張柬之等出爲南和令又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玄宗清內難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改戶部員外郎又貶崔州舍城丞開元三年擢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廷珪友善時姜皎用事與廷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中書令姚崇嫉邕險躁因而構成其罪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十三年玄宗東巡東封迴邕於汴州謁見梁獻詞賦甚新上言由

是頗自矜衒自云當居相位張說爲中書令甚惡之俄而陳州贓汙事發下獄鞫訊罪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救邕曰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蒞謀中損即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賁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

而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縑掖有效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鉞侯天成命敢忘伏劒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疏奏邕以會減死貶爲欽州遵化縣尉瑒亦配流嶺南而死邕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剥落在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落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

天寶初爲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拘細行獵自恣五載姦贓事發又嘗與左驍衛兵曹柳勣爲一匹及勣下獄吉溫令勣引邕議及休咎厚相賂遺詞狀連引勑刑部貶外郎祁順之監察史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時年七十餘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騶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韓公行狀洪州放生池碑批葦巨源諡議文士推重之後因恩例得贈秘書監

孫逖潞州涉縣人魯祖仲將壽張丞祖希莊韓王府典籤父嘉之天冊年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授蜀州新津主簿歷曲周襄邑二縣令以宋州司馬致仕卒年八十三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逖捏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開元初應哲人奇士舉授山陰尉遷秘書正字十年應制登文藻宏麗科拜左拾遺張

說尤重其才逖日遊其門轉左補闕黃門侍郎李
從事嵩在鎮與遊州節度使李商隱　于百樂州
稱之二十一年入爲考功員外郎集賢脩撰逖
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顏眞卿爲尚書後年拔
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二十四年
自以通籍禁闥其父官纔邑宰乃上表陳情曰臣
幸遇明時綿歷驅馳纔及令長臣夙荷嚴訓累登
拜掖垣地近班榮臣則過量途遥日暮父乃後時
責於私庭無報德之効反慚烏鳥徒厠鴛鴻伏望
微思稍霑臣父玄宗優詔奬之授嘉之宋州司馬
二十九年服闋復爲中書舍人其年充河東遊黜
判刑部侍郎五載以風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
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
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逖尤善思文理精練加
稱之以疾沉廢累年轉太子詹事上元中卒廣德二年詔贈尚書右
僕射論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宿終成逖弟遘遘造遘終左武衛兵曹
宿歷河東掌記代宗朝歷刑部郎中中書舍人出爲華州刺史卒成
字思退以父蔭累授雲陽長安尉歷監察御史轉殿中陳右副元帥
李抱玉奏充掌書記入爲屯田司勳二員外郎丁母喪免終制出爲
洛陽令轉長安令時兄宿爲華州刺史因失火驚懼成瘖病成素孝
悌篤誠請急不俟報而趨華代宗嘉之歎曰急難之切觀過知仁歷
倉部郎中京兆少尹出爲信州刺史有惠政郡人請立碑頌德優詔
褒美轉蘇州刺史貞元四年改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五年卒宿子
公器官至信州刺史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會昌後兄
弟繼居顯秩歷諸道觀察使簡兵部尚書子紓徽並登進士第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中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楠閻校

文苑下

李華
陸據
王昌齡
元德秀
李白
吳通玄兄通微
王仲舒
唐次子扶 扶子琪 琪子彥謙 弟敦
劉蕡
溫庭筠
蕭頴士 李翰附
崔顥
孟浩然
王維
杜甫
盧景亮
崔咸 咸子枚
李商隱 弟義叟
薛逢 子廷珪

李巫

李巨川

司空圖

李華字遐叔趙郡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中登朝爲監察御史累轉侍御史禮部吏部二員外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疑其誣詞乃爲祭古戰場文燻汗之如故物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華著論言龜卜可廢通人當其言祿山陷京師玄宗出幸華扈從不及陷賊僞署爲鳳閣舍人收城後三司類例減等從輕貶官遂廢於家卒華官爲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顏眞卿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模寫之號爲四絕碑有文集十卷行於時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張垍孫逖蕭昕蕭穎士皆與之遊由是聲名益著穎士恃才放誕多譏訶人士故不爲流輩所容性又峭直不能曲意當時貴人李林甫採其名欲援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甫除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在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即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踬而卒華宗人翰亦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山之亂友人張巡客宋州巡守睢陽賊攻圍經年食盡矢窮方陷當時薄巡者言其降賊幹乃序巡守城事迹撰張巡姚閻等傳兩卷上之肅宗方明巡之忠義十友稱之上元中爲衛縣尉入朝

爲侍御史

陸據者周上庸公騰六代孫少孤文章俊逸言論縱橫年三十餘始遊京師舉進士公卿覽其文稱重之辟爲從事累官至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載卒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唯高適官達自有傳

崔顥者登進士第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及遊京師娶妻擇有貌者稍不愜意即去之前後數四累官司勳員外郎天寶十三年卒

王昌齡者進士登第補秘書省校書郎又以博學宏詞登科再遷汜水縣尉不護細行屢見貶斥卒昌齡爲文緒微而思清有集五卷

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還襄陽

張九齡鎮荊州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達而卒

元德秀者河南人字紫芝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性純朴無緣飾動師古道父爲延州刺史德秀少孤貧事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薦遊京師不忍離親拜行則自負板輿與母語長安登第後遊二虞於墓所食無鹽酪藉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久之以孤幼牽於祿仕調授邢州南和尉佐治有惠政黜陟使上聞召補龍武祿事參軍德秀早失恃怙褒麻相繼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遂不娶婚族人以絕嗣規之德秀曰吾兄有子繼先人之祀以兄子婚娶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先是墮車傷足不任趨拜汝郡守以客禮待之部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界有猛獸爲暴盜自贖德秀許之脅吏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囚無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則吾坐必請不及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獸而還誠信化人大率此類秩滿南遊陸渾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歲饑輟廚厨不舉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餚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寒士賦爲高人所稱天寶十三年卒時年五十九門人相諡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父處廉終汾州司馬徙家于蒲遂爲河東人
維開元九年進士擢第事母崔氏以孝聞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
藝亦齊名閭門友悌多士推之歷右拾遺監察御史左補闕庫部郎
中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拜吏部郎中天寶末爲給事中
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
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
於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
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
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乾元中遷太子中庶
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
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
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
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峰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
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
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
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
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嘗聚其田園所爲詩號輞川集在京師門館十數名僧以玄譚爲樂
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
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乾元二年七月卒
臨終之際以縉在鳳翔忽索筆作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數
幅多敦厲朋友奉佛脩心之言捨筆而絕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好
文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問其樂章
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
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
優詔褒賞縉自有傳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父爲任

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白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爲江淮兵馬都督楊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十五

山謁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省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郡拜右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爲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橡見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驕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沂湘流遊衡山寓居來陽南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

食來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暮牛肉白酒一夕而
卒於來陽時年五十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
自來陽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之前天寶末詩人甫
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識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
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子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
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
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間騷人
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
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
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
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
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
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寬裒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
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謾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弱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
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不取也唐興官學大
振歷世能者之文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
律詩由是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
效齊梁則不追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
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
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
之所獨專矣使尼考鍛其言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
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
文章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
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
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
特病懶未就爾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文集六十卷

吳通玄滄州人父道璿爲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曆中召入宮爲太子諸王授經德宗在東宮師道璿而通玄兄弟出入宮掖恒侍太子遊故遇之厚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彩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祕書正字左驍衛兵曹大理評事建中初策賢良方正等科通玄應文詞清麗登乙第授同州司戶京兆戶曹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舍人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難通玄弟兄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只自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院待進旨遂以爲名奔播之時道途或豫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寢贄以通玄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排已故欲廢之德宗計會贄權知兵部侍郎知貢舉乃正拜之罷內職皆通玄譖之也七年自起居郎拜諫議大夫知制誥通玄自以久次當拜中書舍人而反除諫議殊失望陸贄與宰相竇參相惡參從子給事中申參尤寵之每預中書議所至人呼申爲喜鵲中嗣虢王則之從父甥也申與則之親善則之爲金吾將軍好學有文申與則之潛結吳通玄兄弟爲參共傾陸贄則之令人造謗書言贄考試舉人不實招納賄賂時通玄取宗室女爲外婦德宗知之既聞申則之譖陸贄綱紀伺之果與通玄結構其謀帝大怒罷竇參知政事尋貶柳州司馬竇申錦州司戶李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帝召見之親自臨問責以汚辱近屬行至華州長城驛賜死尋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代竇參通微建中四年自壽安縣令入爲金部員外召充翰林學士尋改職方郎中知制誥與弟通玄同職禁署人士榮之七年改禮部郎中尋轉中書舍人通玄死素服待罪於國門帝特宥之通微竟不敢爲喪服通玄詞藻婉麗帝尤憐之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詔李紓爲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王仲舒字弘中太原人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嗜學工文不就鄉舉凡與結交必知名之士與楊頊梁聿裴樞爲忘形之契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累轉尚書郎元和五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温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仲舒與憑善宣言於朝言夷簡摭憑過罪仲舒坐貶硤州刺史遷蘇州穆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其年出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倒**摧**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戶輸稅長慶三年冬卒于鎮

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銑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爲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勳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逸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耳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興爵罰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夜分省署剖判決斷無毫釐之差皆吏以爲神人入爲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銑佐李抱真爲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升[illegible]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遊客銑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爲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爲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襟

唐次并州晉陽人也國初功臣禮部尚書儉之後建中初進士擢第累辟使府貞元初歷侍御史寶參深重之轉禮部員外郎八年參貶

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在巴峽間十餘年不獲進用西川節度使韋皐抗表請爲副使德宗密諭皐令罷之次久滯蠻荒孤心抑鬱怨謗所積孰與申明乃採自古忠賢士遭屈讒謗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謂之辯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爲古之昏主何自諭如此改夔州刺史憲宗即位與李吉甫同自峽内召還授次禮部郎中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章武皇帝明哲嫉惡尤要人朋比猶隙閣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而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謗之書實君人者時宜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録未盡卿家傳史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等分功脩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謗略其序曰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猶四時之候遂萬物之宜在驗乎妖祥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氛降則爲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陳矣至於處神明之奥詢獻納之[illegible]辨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諛故[illegible]詩云蕡兮斐兮成是貝錦

其組織之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芳言之[illegible]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鶗鴂剽卉蕾莎惑珠者哉況立國家自中俎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逖覽前聞緬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衣御寓化洽文明謨猷博訪於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自周漢下洎隋唐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謗之事迹敘瑕釁之本末紀謠諑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有聖讒之命我皇脩辯謗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俟法宮退日晏之政別敕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謗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憲宗優詔荅之次子扶持

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累佐使府入朝爲監察御史出爲刺史大和初入朝爲屯田郎中十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内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河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浙

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碩委棚成灰塵度
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十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禁繫
二十八年前後禁殁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栁禁者物曰如聞鹽
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瘦
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跣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
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俄轉司勳郎中
八年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九年轉職方郎中權知中書舍人事開
成初正拜舍人踰月授福州刺史御史中丞福建團練觀察使四年
十一月卒于鎮扶佐幕立事登朝有名及廉問閩政事不治身殁
之後僕要爭財詣闕論訴法司按劾其家財十萬貫歸於二妾又嘗
枉殺部人為其家所訴行已前後不類時論非之

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入朝為侍御史尚書
持字德守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入朝為侍御史尚書
郎大中末自工部郎中出為容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經略招討使
入為給事中大中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節

度靈武六城轉運等使進位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
義節度澤潞邢洛磁觀察處置等使卒子彥謙字茂業咸通末應進
士才高負氣無所屈降十餘年不第乾符末河南盜起兩都覆沒以
其家避地漢南中和中王重榮鎮河中辟為從事累奏至河中節度
副使歷晉絳二州刺史彥謙博學多藝文詞壯麗至於書畫音樂博
飲之技無不出於輩流尤能七言詩少時師溫廷筠故文格類之光
啓末王重榮為部下所害昭朝議責叅佐彥謙與書記李巨川俱貶漢
中掾曹時楊守亮鎮興元素聞其名彥謙以本府叅承守亮見之喜
握手曰聞尚書名久之矣邂逅於茲翌日署為判官累官至副使閬
壁三郡刺史卒於漢中有詩數百篇禮部侍郎薛廷珪為之序號鹿
門先生集行於時子渙行亦至郡守次第款欵貞元六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登朝為御史出為郡守卒子枝字
已有會昌末累遷刑部員外轉郎中累歷刺史卒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父勉蕡寶歷二年進士擢第博學善屬文尤精

左氏春秋與朋友交好譚王霸大略取介嫉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
清之志自元和末闍寺權盛握兵宮闈橫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
否干挠庶政當時目爲南北司愛惡相攻有同水火蕘草澤中居常
憤惋文宗即位恭儉求理大和二年策試賢良曰朕聞古先哲王之
理也玄默無爲端拱思道陶民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
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
所臻貢平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宪百僞滋熾風流寖微自漢
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不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
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
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
播植愆時國廩空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
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檢大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
徒多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
未衰俗怪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辯御
下以法則趑趄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鉤
於理思所以宪此繆蠹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泉水故前詔有言
博延群彥作啓宿懵異聹時邪子大夫識達古今明於康濟造廷待
問副朕虛懷必當啟主之闕辯政之疵明條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
急何施斯革於前獎何澤斯惠乎下士何脩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
氣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
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
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時對策者百餘人所對止循常務唯黃
切論黃門太橫將危宗社對曰臣誠不佞有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
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進但懷憤鬱抑思有時而一
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奸
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
訪謨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
以言至於上之忌時之所禁權傾之所諱惡有豈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

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
對伏惟聖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齊俗和陰
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
致之道何如爾伏惟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
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志也若天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
之繼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大道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
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
性以導之救災患在致乎精誠釐奸蠹在視乎食力國廩宰蓄本乎
冗食尚繫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制由中外之法殊生徒
脩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
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皇慙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
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雜剔平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
寡而食衆可罷斥墮游念冬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
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
言審政辯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斐蒙之志則弊革
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近禮
樂之方著而和氣致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寘上
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
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爲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爲陛下道之哉或有
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
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
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
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
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天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
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軼契而佐簡無爲而不宰
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爲百世

茲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罷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耶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闕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皆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憂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微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靈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君正者莫重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發必正言所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

所近必正人臣又按春秋闔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君春秋譏其疎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簒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郤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

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爰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孤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成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鉏直臣之口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逼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効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人理者以其能任九官四嶽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之二代漢之元成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致時爲太平陛下何思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

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流者且百姓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公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内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於九泉鬼神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彌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竟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宇憂勤兼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愼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

之害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
仁惠之長敬之以利煦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
壅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
前所謂欲兆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
脩之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
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
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
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
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
政散而欲教之使必登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
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疎遠則化浹於朝廷矣愛人以敦本分職而
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
謂欲氣之和也在於心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壽
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
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
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
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
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七月之中三書不雨者以
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
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
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
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於力則功築罕人
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食與人力皆勤矣頼陛下
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徐矣臣前所謂廩罕蓄本乎冗
食尚繫者臣謹按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
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
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矣當者由

國家取人不盡其才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一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天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禮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是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興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載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總制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親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無所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前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凌宰輔簒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以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強無踰竊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廩業由學校之官發習蓋以國家貴其祿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謂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

鏤不蓄於私室則無湯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考其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動格者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衆可罷兵惰遊者已備之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遑延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毫錯爲漢書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關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條近古之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其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肩大和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脩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是歲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爲考策官三人者時之文士也覩賈條對歎服嗟悒以爲漢之晁董無以過之言論激切士林感動時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黜賈在籍中物論喧然不平之宇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詔官御史扼腕憤發而勃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之怨時登科人李郃謂人曰劉賈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請以所授官讓賈事

雖一不行人士多之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鎮襄陽辟爲從事待如師友位終使府御史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内人曾祖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祖俌位終邢州録事參軍父嗣商隱幼能爲文令狐楚鎮河陽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弱冠楚以其少後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開成二年方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王茂元鎮河陽辟爲掌書記得侍御史茂元愛其才以子妻之茂元雖讀書爲儒然本將家子李德裕秉政用爲河陽帥德裕與李宗閔楊嗣復令狐楚大相讐怨商隱既爲茂元從事宗閔黨太薄之時令狐楚已卒子綯爲員外郎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俄而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會給事中鄭亞廉察桂州請爲觀察判官檢校水部員外郎大中初白敏中執政令狐綯在内署共排李德裕逐之亞坐德裕黨亦貶循州刺史商隱隨亞在嶺表累載三年入朝京

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牋奏明年令狐綯作相商隱屢落陳情綯不之省弘正鎮徐州又從爲掌書記府罷入朝復以文章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會河南尹柳仲郢鎮東蜀辟爲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傳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爲誄奠之辭與大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爲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羲叟亦以進士擢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温庭筠者大原人本名岐字飛卿大中初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脩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測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綯之徒相與蒲飲酣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咸通中失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

遊狹愈久不刺謁又乞索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爲虞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遷楊州訴之令孤綯捕虞侯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自是汙行聞于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隋縣尉卒子憲以進士擢第弟庭皓咸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爲龐勛所殺庭皓亦被害庭筠著述頗多而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薛逢字陶臣河東人父倚逢會昌初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崔鉉罷相鎮河中辟爲從事鉉復輔政奏授萬年尉直弘文館累遷侍御史尚書郎逢文詞俊拔論議激切自負經畫之略久之不達應進士時與彭城劉瑑尤相善而瑑詞藝不迨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楊歷禁署逢念不得意自是相怨俄而瑑知政事或薦逢知制誥瑑奏曰先朝立制兩省官給事中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台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爲將相皆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後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翔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又銜之又出爲邛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塵輕鐸又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遷秘書監卒子延珪中和中登進士第大順初累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奉使太原復命昭宗幸華州改左散騎常侍移疾免客遊成都光化中復爲中書舍人遷刑部吏部二侍郎權知禮部貢舉拜尚書左丞入梁至禮部尚書李拯字昌時隴西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乾符中累佐府幕黃巢之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尚書郎轉考功郎中知制誥僖宗再幸寶鷄極扈從不及在鳳翔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極既汚僞署心不自安後朱玫秉政百揆無敘典章濁亂極署朝退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奔京城極

亂兵所殺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極既死伏其屍慟哭賊逼之堅
哭不動又臨之以兵至於斷一臂終不顧爲賊所害人皆傷之
李巨川字下邳隴右人國初十八學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
孫父循大中八年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
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
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椎案盈几
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
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
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梁
遷幕職景福中守亮爲李茂貞所攻城陷以部下數百人欲投太原
入奏爲華軍所擒巨川時從守亮亦被械繫在途巨川題詩於樹葉
以遺華帥韓建詞情哀鴈建欣然解縛守亮誅即命爲掌書記俄而
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
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酢

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于天
下昭宗還京特授諫議大夫仍留佐建光化初朱全忠憎河中進兵
入潼關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河中從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
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於全
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
日爲全忠所害

司空圖字表聖本臨淄人曾祖遂密令祖彙水部郎中父輿精吏術
大中初戶部侍郎盧弘正領鹽鐵奏輿爲安邑兩池榷鹽使檢校司
封郎中先是鹽法條例疎闊吏多犯禁輿乃特定新法十條奏之至
今以爲便入朝爲司門員外郎遷戶部郎中卒圖咸通十年登進士
第主司王凝於進士中尤奇之凝鎮宣歙辟爲上客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留責授光祿
寺主簿分司東都乾符六年宰相盧攜罷免以兵容分司圖輿之遊
攜嘉其高節厚禮之嘗過圖舍手題于壁曰姓氏司空書官班御史

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明年携復入朝路由分陝謂陝師盧渥
曰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之渥即日奏爲賓佐其年携復知政事
召圖爲禮部貢外郎賜緋魚袋遷本司郎中其年冬巢賊犯京師天
子出幸圖從之不及乃退還河中時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圖頗厚數
年徽受詔鎮潞乃表圖爲副使徽不赴鎮而止僖宗自蜀還次鳳翔
召圖知制誥尋正拜中書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
還河中龍紀初復召拜舍人未幾又以疾辭河北亂乃寓居華陰景
福中又以諫議大夫徵時朝廷微弱紀綱大壞圖自深惟出不如處
移疾不起乾寧中又以戶部侍郎徵一至闕廷致謝數日乞還山許
之昭宗在華徵拜兵部侍郎稱足疾不任趨拜致章謝之而已昭宗
還洛舅欲歸梁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
洛陽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璨知不可屈詔曰司空圖俊造
登科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于漱流任非
專於祿食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狗 佚衡之志可放

還山圖有先人別墅在中條山之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趣
自著槃高卧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其中晚年爲文尤事放達嘗擬白
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曰司空氏禎貽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纓亭
爲陝軍所焚天復癸亥歲復葺於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
美也既休而具美存焉蓋量其才一宜休揣其分二宜休耄且瞶三
宜休又少而憶長而幸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也尚
慮多難不能自信既而晝寢遇二僧謂予曰吾嘗爲汝師汝昔矯於
道銳而不固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溪耳且汝雖
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
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爲耐辱以居士歌題於東北楹曰吐
語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閑處着休休休休莫莫
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
騎鶴若曰爾何能荅云耐辱莫其詭激肅傲多此類也圖既脫柳璨
之禍還山乃預爲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

色圖規之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竊臺自隨歲時村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王重榮父子兄弟尤重之伏臘饋遺不絕於途唐祚亡之明年聞輝王遇弒于濟陰不懌而疾數日卒時年七十二有文集三十卷圖無子以其甥荷為嗣荷官至永州刺史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彈昭宗不之責

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細素下視姬嬴

方伎

崔善為　甄權　第立言　許胤宗　袁天綱　明崇儼　李嗣真　尚獻甫裴知古附　嚴善思　張果　僧玄奘　薛頤　宋俠　乙弗弘禮　孫思邈　張憬藏　張文仲　孟詵　金梁鳳　葉法善　神秀六祖慧能弟子　普寂義福附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夫術數占相之法出于陰陽家流自劉向演鴻範之言京房傳焦贛之法莫不望氣視祲縣知災異之來運策揲蓍預定吉凶之會固已詳於魯史載彼周官其弊者肆業非精順非行僞而庸人不脩德義妄異遭逢如魏豹之納薄姬孫皓之邀青蓋王莽隨式而移坐劉歆聞讖而改名近者綦連耀之構異端蘇玄明之犯宮禁皆因占候輔此蔑兇聖王禁星緯之書良有以也國史載袁天綱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風刪方伎書備言其要舊本録崔善爲已下此深於其術者兼桑門道士方伎等並附此篇

崔善爲貝州武城人也祖顯後魏員外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筭曆明達時務弱冠州舉授文林郎屬隋文帝營仁壽宮善爲領丁匠五百人在僕射楊素爲總監辦理善爲之所素簿點人善爲手持簿暗暗之五百人一無差失素大

司戶書佐高祖時爲太守甚禮遇之善爲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高祖深納之義旗建引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高祖聞之勞勉之曰堯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時傳仁均所撰戊寅元曆議者紛然多有同異李淳風又駁其短十有八條高祖令善爲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駁正貞觀初拜陝州刺史時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善爲上表稱畿內之地是謂戶殷丁壯之人悉入軍府若聽移轉便出關外此則虛近實遠非經通之議其事乃止後歷大理司農二卿名爲稱職坐與少卿不協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

薛頤滑州人也大業中爲道士解天文律曆尤曉雜占煬帝引入內道場亟令童騃武德初追直秦府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

當有天下願王自愛秦王乃奏授太史丞累遷太史令貞觀中太宗將封禪泰山有彗星見頤因言考諸玄象恐未可東封會褚遂良亦言其事於是乃止頤後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於九嵕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文勑於觀中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蝕謫見等事隨狀聞奏前後所奏與京臺李淳風多相符契後數歲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毋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隋魯州刺史厙狄嶔苦風患手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但將弓箭向垛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太夫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訣脉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鼈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録驗方五十卷

宋侯者洛州清渾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録十卷行於代

許胤宗常州義興人也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不可下藥宜以湯氣薰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老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意也在人思慮受性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

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脉
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徼未知兎所多發人焉空地
遮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
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脉之深趣
既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
餘卒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巳弘禮蜿而賀曰大
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即位召天下道術
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内漸亂玄象錯謬内懷憂恐
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
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
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
故知凡聖不同耳自是帝嘗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刺史
辟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之大鼎次至弘禮曰
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
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
占君自腰已下當爲方嶽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
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年至洛陽時杜淹王珪韋挺
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成就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
藻見知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
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士友薦接初爲武職後
謂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同被責黜暫去即還淹尋遷侍御史武
德中爲天策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隱
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嶲州淹等至益州
見天綱曰袁公洛邑之言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
骨法大勝往時終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天綱謂
杜公曰即當得三品要職非壽天綱所知王韋二公在後當得三品官

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淹至京兆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常卿貶象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問天綱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亦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見動輔角右畔光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必若是女實不可窺測後當爲天唯夫人骨法必生貴子乃召諸子令天綱相之見元慶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然不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看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

下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骨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壽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王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已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嶽四瀆成就下亭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正月而卒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

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矣門庸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晉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

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瘇脊脢而為癭瘤奔而為喘乏而為喝而為燋枯詘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訴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癰瘇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燋枯也長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趑趑武夫公侯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覩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侄儁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

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
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
使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蘭縣丞思邈
初謂齊卿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
年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
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
福祿論三卷攝生眞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
爲鳳閣侍郎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其先平原士族世仕江左父恪豫州刺史崇儼
年少時隨父任安喜令父之小吏有善役召鬼神者崇儼盡能傳其
術乾封初應封嶽舉授黃安丞會刺史有女病篤崇儼致他方殊物
以療之其疾乃愈高宗聞其名召與語悅之擢授冀王府文學儀鳳
二年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閤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
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栖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寔故
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四年爲盜所殺時語以爲崇
儼密與天后爲厭勝之法又私奏童懷太子不堪承繼大位太子密知
之潛使人害之優制贈侍中謚曰莊仍拜其子珪爲祕書郎珪開元
中仕至懷州刺史
張憬藏許州長社人少工相術與袁天綱齊名太子詹事蔣儼年少
時嘗遇憬藏因問祿命憬藏曰公從今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
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經六年據此合是死徵然
後當享富貴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
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嘗奉使高麗被莫離支囚於地窖
中經六年然後得歸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與之
告別自云當死俄而有敕許令致仕左僕射劉仁軌微時嘗與鄉人
靖思賢各齎絹贈憬藏以問官祿憬藏謂仁軌曰公居五品要官雖
辭黜終當位極人臣仁軌後自給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東效力
固辭思賢之贈曰公當孤獨客死及仁軌爲僕射思賢尚存謂人曰

張僧藏相劉僕射則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豈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繼而死盡貨田宅寄死於所親園內僧藏相之妙皆此類竟不仕以壽終

李嗣眞滑州匡城人也父彥琮趙州長史嗣眞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弱冠明經舉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賀蘭敏之受詔於東臺脩撰奏嗣眞弘文館參預其事嗣眞與同時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少俊館中號為三少敏之既恃寵驕盈嗣眞知其必敗謂所親曰此非庇身之所也因咸亨年京中大饑乃求出補義烏令無何敏之敗脩撰官皆連坐流放嗣眞獨不預焉調露中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董懷太子居春宮嗣眞嘗於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槩輔儼曰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槩儼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樂也居數日太子廢為庶人槩筆以其事聞奏高宗大奇之徵拜司禮丞仍掌五禮儀注加由散大夫封常山子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無罪嗣眞上書諫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觔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令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疏奏不納尋被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自筮死日預託桂陽官屬備述凶噐依期暴卒則天深加憫惜敕州縣遞靈櫬還鄉贈濟州刺史神龍初又贈御史大夫撰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品書品畫品各一卷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苦衝脇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藥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曰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藥雖同人性

各異庸醫不達藥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唯腳氣頭風上氣嘗須服藥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藥奉御撰隨身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虔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光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

尚獻甫衛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初出家為道士則天時召見起家拜太史令固辭曰臣久從放誕不能屈事官長則天乃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不隸秘書省以獻甫為渾儀監數顧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獻甫於上陽宮集學者撰方域圖長安二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土諸侯太史之位熒火也能剋金是臣將死之徵則天曰朕為卿禳之遽轉獻甫為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則天甚嗟異惜之復以渾儀監為太史局依舊隸秘書監

時又有雍州人裴知古善於音律長安中為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春享西京太廟知古預其事謂禹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改國為唐知古又能聽婚久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始後卒於太樂令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粥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出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天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藥餌為事詵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長藥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師將加任用固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剥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禮各一卷喪服要二卷補養方必効方各三卷

嚴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學涉知名尤善天文曆數及卜相之術
初應消聲幽藪科舉擢第則天時為監察御史權右拾遺內供奉數
上表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稍遷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則
天以問善思善思對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長
安中熒惑入月鎮星犯天關善思奏曰法有亂臣伏罪且有臣下謀
上之象歲餘張柬之敬暉等起兵誅張易之昌宗其占驗皆此類也
神龍初遷給事中則天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奏議曰謹按天元房錄
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
欲開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
闕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必須鐫鑿然
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
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脩築
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
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禮經緣情寔用無
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
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
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
資勝地後之繼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難長享伏望依漢朝
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皇后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
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人緣私情不合者
前脩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
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
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
之神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
使社稷長享天下又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疏奏不納景龍中遷禮
部侍郎出為汝州刺史睿宗在藩善思嘗謂姚元之曰相王必登帝
位及踐祚元之以事聞奏由是召拜右散騎常侍唐隆元年鄭愔謀
排譙王重福為帝乃草偽制除善思為禮部尚書知吏部選事及譙

王下獄景雲元年大理寺奏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合從極法給事中韓思復奏曰議獄緩死刻聖明規刑疑惟輕有國恒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社稷善思比時乃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發宸慮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思書而可宥唯刑是恤理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剔奏懇直睿宗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無幾遇赦還年八十五開元十七年卒初善思為御史時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當死善思愍其老密表奏請允濟乃得免誅善思後見允濟竟不自言其事韓思復奏免善思之罪亦未曾有所言謝時人稱其長者善思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寶應中授太常寺外卿始善思父徐州長史延及善思俱年八十五而卒廣德二年向卒又年八十五向兄前趙郡司馬宿長向十歲向卒時宿並無恙

金梁鳳不知何許人也天寶十三載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時哥舒翰為節度使詔入京師裴冕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梁鳳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偽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為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詰曰事驗也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即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策立改元為至德元年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肅宗召拜都水使者梁鳳在河隴謂吕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逾牆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諲自黃門侍郎知政事梁鳳在鳳翔李揆盧允二人同見之俱素服自稱

選人梁鳳謂之曰公等並至清望官那得云無官揆允以實對梁鳳遣二人行謂揆曰公從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謂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剋復兩京揆自中書舍人知禮部侍郎事入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乃以允爲吏部郎中其驗多此類爾後佯聾以自晦晏爲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劍南節度使有進止令將梁鳳行後乃病卒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有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邪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天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憮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葷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葷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藏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寖長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眞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樓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道士葉法善括州括蒼縣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位固辭不受求爲道士因留在內道場供待甚厚時高宗令廣徵諸方道術之士合鍊黃白法善上言金丹難就徒費財物有虧政理請覈其眞僞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試之由是乃出九十餘人因一切罷之法善又嘗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害去所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歷五十年常往來名山數召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擯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與術高終莫之測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依舊爲道士止於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當時尊寵莫與爲比法善生於隋大業之丙子歿於開元之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詔曰故道士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葉法善天眞精密妙理玄通陽包括秘要孤埏靈符固以冥默難

源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杖加紫綬而非榮卓爾孤秀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應斯乃體應中仙名昇上德朕當聽政之暇屢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數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宣弘益歎徵音之未泯悲形解之俄頃曾莫慭遺藏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于懷宜申禮命式旌泉壤可贈越州都督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訛謬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勑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幡勑九部樂及京城諸寺幡蓋衆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

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頵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逐靜翻譯勅乃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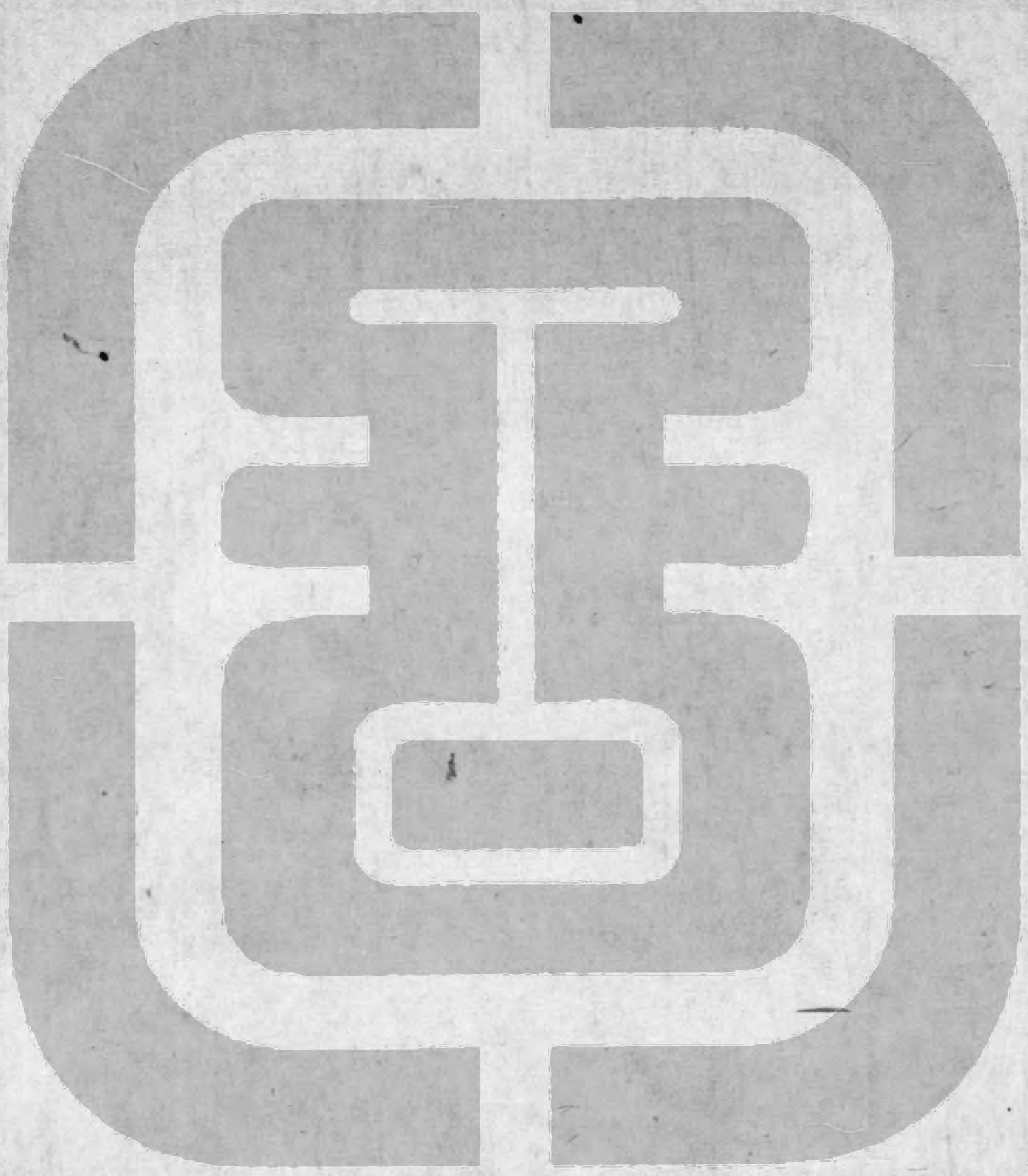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爲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僧弘忍以坐禪爲業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蓄後魏末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齎衣鉢航海而來至梁詔武帝帝問以有爲之事達摩不說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衣履而已達摩傳慧可慧可嘗幽其左臂以求其法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人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荆州居於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親加跪禮勑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看興上殷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龍眉秀耳威德魏魏王覇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迫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有詔賜謚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爲其碑文神秀卒後弟子晉寂義福並爲時人所重

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少時遍尋高僧以學經律時神秀在

荊州玉泉寺普寂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神秀因薦普寂乃度爲僧及神秀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勑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競來禮謁普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于都城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曾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號爲大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上庶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

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後隸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以二十年卒有制賜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郯國公謹之孫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楊雄太玄經將歸讀之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尋出家爲僧隱於嵩山師事沙門普寂睿宗即位勑東都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一行固辭以疾不應命後步往荊州當陽山依沙門悟眞以習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齎勑書就荊州強起之一行至京置於光太殿數就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皆切直無有所隱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勑有司優厚發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又太平驕僭竟以得罪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遽追勑不行但依常禮

其諫諍皆此類也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經釋氏系録各一卷時麟德曆經推步漸踈勑一行考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曆又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於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數立衍以應之故撰開元大衍曆經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謚曰大慧禪師初一行從祖東臺舍人太素撰後魏書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續而成之上為一行製碑文親書於石出内庫錢五十萬為起塔於銅人之原明年幸溫湯過其塔前又駐騎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賜絹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栢焉初一行求訪師資以窮大衍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翁子自遠求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蓮也即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果邪西流道士邢和璞嘗謂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果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非聖人而何時又有黃州僧泓者善葬法每行視山原即為之圖張說深信重之

桑道茂者大曆中遊京師善太一遁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詔翰林建中初神策軍脩奉天城道茂請高其垣墻大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泚之亂帝蒼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時道茂已卒命祭之贊曰術數之精事必前知桑如垂象變告無疑惟誕之夫誣罔著龜致彼庸妄幸時艱危